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成都新聞

第伍叁捌號

社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歲本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起白點日叅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張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

智育影院

十 二十四起演

施公案

大光明

十月廿一日起演

啼笑因緣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濮陽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王聞

報 斬湯 逼張學

良 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口

本 托國出洋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仙賤 文聖街

哭屍 捐款 劉

鄧兩軍大戰毗河

蜀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希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眞妙。買來瞧
。硬有味道。又不
多費鈔。笑得你樂
諷吊。雖滑稽確不
大騷。。甚麼東西
我稟報。才是姨太
太外史廣告。售書
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發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謝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說一回收幾部亦不另取賃費一月五角以四十元足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植物的變態

▲棗樹開花結桃實 ▲且逢背結實時期

（監利通訊）本縣所屬之楊林墻地方，有王舉百家，園中有棗樹一株，忽於月前大開紅花，附近人士，正在稱奇不置，詎乃於花謝後，即結果實，尚不辯爲桃爲棗，近乃漸漸長大，始知爲桃，滿樹累累，鮮豔悅目，且果味鮮美無比，較尋常桃子，尤有過之，比集轟動附近，爭欲一擴眼界及一快朵頤，特誌之，以爲植物學家研究。

小報大事記

▲北平廿三日電平市自養（廿二）晚起大風平綏沿綫均下大雪云

▲北平廿三日電英使賈德幹漾（廿三）下午三時五分乘平滬通車南下云

小孩生下△無肛門

▲經醫割開 ▲居然無異

（無錫訊）揚州人王金隆，年二十二歲，前年來錫，在江令巷某髮店爲夥，去年春間，娶同鄉少女王小妹爲室，於去歲年底懷孕，大腹便便，至本月已懷胎達九月餘，昨日上午十一時許，王妻腹痛如絞生當即臨盆，至下午一時，產一男孩，惟經守生婆檢視下部，發現該嬰孩臀部，肌肉連生，缺少肛門，王金隆夫婦，驚駭異常，旋由王抱至兄弟醫院求治，經該院朱醫生施用手術，開割一寸半，始現肛門，王乃欣然抱回乳養云。

小舞台

城隍爺婆姨太太 第一幕 上省

只因是萬事全東風爭欠。王才命鷄足神去偷銀元。但怎奈王奶奶閻威難犯。鷄足神又害怕去挨皮鞭。有爲王焦得來難進茶飯。鷄足神想妙條始克成全。他言道吳二爺有把洋傘。吳二娘嘴邊上塗滿漂煙。小鬼頭頂紅一段。王的龍袍未曾穿。神龕上有個香爐碗。金鐘玉磬齊捲乾。綿陽東街伍老陝。拿去找他抵銀元。濫朽朽公園嗱希罕。陪王成都去遊玩。道甚麼東安里摩登好看。道甚麼卡爾登南土漂煙。王被他說得來心慌意亂。進宮去哄家有賢。只說是亂墳壩打來表戰。孤魂野鬼爭爭地盤。告示出了千千萬。惡鬼顯才不進油鹽。土地山神齊來電。失去了五坐大營盤。幸喜得鷄足神頗有才幹。他勸王劉成都去把兵搬。成都去找王十殿。那怕他惡鬼頭赤化全川。王奶奶聽得是惡鬼造反。高跟鞋站不穩連打偏偏。不說夫將王阻諫。反送旅費一百元。鷄足神果然有才幹。東西買了三百元。鷄公車推王把路趕。成都府便在眼面前。（過場）嫩地瓜稱了一斤半。牛市口吃了碗玉麥湯元。（未完）

治家寶書 婆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記

▲老摩登問爲婦之道，婆婆曰，摩登爲婦之道不論老小，括而言之，有三來，拿錢來用，拿煙來燒，二來不可得，則拿話來說，

▲婆婆曰，今夫摩登有九要，要金飾，要綢緞，要鈔票，要看電影，要一推坐，要一摟包包，要吃稷雪包子，要裝瘋，要[illegible]臉，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我有一次大便，未帶草紙，及至排洩出關之際，除衣服外，只有手帕二，洪順兄你說怎樣辦？

（答）請你支持三點鐘，肛門上的米田共，必能自乾，何必用手帕？

（問）「滿面塵灰煙土色，兩鬢蒼蒼拾指墨」這兩句是描寫潦倒文人耶？亦是描寫老癮哥耶？究孰是孰非？ （陽秋）

（答）都不是。上句言泥水匠，下句言排字人。

重慶異聞 少婦懷蛇胎

重慶通訊，本市南岸彈子石，有張姓婦，兩代孀居，便有一子，結褵之載，尚未生育，故舉家皆望子心切，事爲遊方醫生朱某所悉，即自向張姓聲稱，彼曾得異人傳授，密製白丸一種，五十歲以內女子服之，准有生育，張姓望子心切，惑於巧言，遂信之不疑，當定契約以三百元爲酬報，服藥時交銀五十元，受孕子後交一百元，其餘俟生產後給清，約訂後，即照朱某所說，將白丸一顆，於夜半子時，置陰戶內，三月，腹果澎大，全家均喜，咸稱道其藥之靈驗，照約付洋一百元，迄至四五個月後，其腹遂大，且每於用水時，從陰道吊出蛇頭，吸飲盆水，急尋朱某，已杳如黃鶴，由是而食量日增，肌膚則日見消瘦，竟於日前痛極而死，可爲無知迷信婦女，作一般殷鑒云云

賽金花訪問記（二）（續）

余問「魏太太跟洪先生到外國去，是多大歲數？幾多時光？什麼時候回國的。」

賽答「洪先生到外國去的時候，我是十四歲，在外國住了四五年，到十九歲才回國，到二十一歲離開洪門，洪先生也死了。」

問「魏太太在外國到過那些地方，什麼地方最好，懂得那幾國言語？」

答「我隨洪先生到過俄國德國奧國荷國，因爲洪先生是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其中以德國公使館最好，有亭樹，有花木，在德國住的時間最久，足有四個年頭，在俄國只住十餘日，因爲天氣冷不過，我們受不住，所以總在德國長住，在德國學了些德文法文，英文原來是我未出國前有些知道的。」

問「各種外國語，現在尚能說否？」

答「只有德文現在尚能說，其餘大多是忘了。」（未完）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 （203）

第一回 鶯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兩人攜帶着花籃。來到協和醫學校大禮堂。却是門庭冷落。一個聽衆沒有。祗見幾個穿大掛的聽差。擦拭洋灰地。王伯年就是一怔。問那聽差道。今天不是西成最高學府。在這裡開紀念劉小玉先生音樂會麽。爲甚麼沒有人來。那聽差中的一個。給他一問。丟下手裡擦洋灰地的布撣。雙手叉着腰。笑道。先生。你看那隻大表上。是幾點鐘。王伯年一看迎面掛的大表。正是六點鐘。說道。六點鐘還沒有人來麽。那聽差見問。對他冷笑了笑。抄起布撣。自去擦洋灰地。不來理會。王伯年見聽差這樣無禮。拿起手杖。正要發作出來。那陳達夫還算乖覺。忙把音樂會的入座票掏出一看。笑道。早得很咧。八點鐘開會。至早也要七點多鐘才能有人。我們來早了。王伯年也看看票。不禁笑道。我們來的早了。票上是八點鐘。你因何不先告我。現在我們可到那裡去。陳達夫道。我們先到附近祠堂街去走走。找咖啡館吃兩杯茶。過一點鐘再來。票上是八點鐘開會。依我看來。照中國習慣。有晚無早。總要過時的。王伯年道。我們的花籃呢。陳達夫笑道。你往日的聰明。都到那裡去了。交付聽差。不就完了麽。王伯年望着那聽差。也冷笑了笑。陳達夫道。我去和他們說。說罷。提着四隻花籃。過去道。這四隻花籃。是今天會中的點綴品。你們替她們收下。何小姐來。交她陳列起來。我是她的好友。怎麽不認識。那聽差便不多言。收下道。好了。您交給我。陳達夫又留下兩張名片。和王伯年出來。到祠堂街轉了一圈。也索然無味。在十字街正中。看見那攝影家崇更新穿着西裝。肩上揹一隻大照像匣。正在一家書店裏賒畫報。賒了臂膊粗一大捲。那店員笑道。崇先生前欠已有五六塊錢這一捲畫報。又是一塊多。何妨先清還一部分。崇更新拍着胸膛道。我是藝術畫報主編。欠你的賬。你怕甚麼。我最守信用。廢歷五月節前。該多少錢。作一筆清還。陳達夫在少城公園。見過崇更新幾次。也給他拍過照片。王伯年同他是好友。自然更熟識了。走在他背後。一拍他道。崇先生。你幹甚麼呢。崇更新吃了一驚。縮縮脖頸。扭頭見王是伯年。連忙握手道。王先生你好。今天來此有甚麼消遣。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蘑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批發販莊格外克價▶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點狀元）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福錦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籠售店建南土濃煙一杯三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驟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招登廣告

每月每方三元

克白淋濁

作化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安壽藥房華靜藥房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及大告及大字不登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二回 龍虎門子章破五鬼 雷電爭蕭雲斬密陀

鮑奎龍綽了條虎尾剛鞭，已似飛般，搶了出來，顏子章劉慶，俱被這雷電驚醒，齊抄兵器，前來迎敵，蒲文龍縱馬搖戟，便撲盧成蛟，王孟雄掄開大刀，直劈黎彥龍，四騎馬戰做一堆，直殺得塵沙亂起，蕭芳復取出金彈子來，扣上彈弓，一陣的好打，只打得大安健兒，四面亂竄，何朝鼎仍不懼怯，一面抵抗着顏子章，一面揮軍圍進，曾良玉鄧瑞鍊滕金定李冰娘，四般兵器，防着黎彥虎，張超歐陽慶，死力戰着李用玉鉄佑忠，軒轅廟四面，喊殺連天，戰雲密佈，林登見鮑奎龍等醒來，心裡暗地高興，精神大振，一柄鏢，舞得來寒光點點，眞個縫隙可擊，壽山福海，也捨命厮拚，兩邊軍將，正奮力爭奪勝負，猛見嗶叭啦一聲巨響，大安山上黑煙亂冒，已有幾處火焰起來，何朝鼎大驚，知道大安已經瓦解，急傳令速退，自己同了壽山福海二人斷後，黎彥虎臨空掩護，且戰且走，林登等，都因精神尚未復原，曾良玉等，俱殺得力盡精疲，便不敢追趕，將軍健分佈，防守四郊，緊守軒轅廟，這時，墨囊花也自醒轉，同鄭鳳嬌互相祝賀，軒轅廟內，一剎時，復佈防得固若金湯，單言黎彥虎等，退回大安，遠遠的便見火光冲天，殺聲震地，原來魏朝賢下令速退時，盧杞便由米勝等保護，由後山直向莫邪島逃去，蘇爾旦等，聞聽盧杞已經逃走，俱無戰心，且戰且退，直往山後敗來，蒲鶯英輕車就熟路，率領着黑旗飛虎軍，當先衝殺上山，盧霸林因欲往勸盧杞，同了顏子厚，率領左右翼人馬，齊向蘇爾旦等，緊緊追襲，徐羣領着周霸宋洪繼進，蕭雲同了張應雷丁文和爲合後，一路馬不停蹄，直望二關冲來，蘇爾旦幾次反撲，都被盧霸林擊退，顏子厚蒲鶯英，更指揮軍士，奮勇搶先，勿容賊徒遠逃，三關守將楊霸昌，閉關不及，反被飛虎軍踏爲肉泥，鳳阿尼等，齊駭得心胆俱裂，不敢戀戰，直向忠義堂敗去，這時魏鵬舉黎元義，見唐軍勢大，不敢迎敵，反率了福島等國，繞道往大安後山來護盧杞，魏朝賢，因巳巧爾死後，卽便臥床不起，此時大病初愈，如何經得起這般憂急，早已昏迷過去，由健兒擁着，奔上艨艟，衆軍無主，俱各爭先潰退，大城隍小城隍等國，也守不住水寨，被滕氏弟兄，殺上岸來，焚了戰艦，便來搶關，大釵小釵，已被晏平天結果了性命，大城隍兩國，不敢久戰，只得棄了壁壘，也奔向忠義堂來，一剎時，大安險要俱失，蒲鶯英長驅直入，縱馬當先，來擒盧杞，大安軍馬，只恨爺娘少生兩腿，逃走不迭的，都被蒲鶯英軍活捉，唐軍大隊，直撲五關，顏子厚盧霸林等，已隨着大安舊卒，繞道往攻左右關，直殺向山後去了，蒲鶯英躍馬當先，殺過五關雄堡，後面徐羣，揮軍繼進，却不料這關上，尙伏着個絕大本領的賊寇呢，這賊寇不是別人，正是密陀智禪，原來密陀智禪，見五鬼陣破後，卽便逃遁上山，來見魏朝賢，魏朝賢聞聽前線潰敗，方寸已亂，只有令衆軍速迅，保護着盧杞要緊，四十餘國人，自相踐踏，爭先敗走，各不相顧，密陀智禪見着，不由長嘆一聲，知道大安大事已去，縱費盡全力，也難挽回，意欲邀了東海國王，復回崆峒，殊知東海國王，已護着盧杞登舟，往莫邪島去了，山上亂軍四竄，只聞得一遍吶喊聲，分不出究竟應走那條路是好，密陀智禪長，嘆了幾聲馬，便拔步冲下山來，至方才走五關，便見蘇爾旦等，飛馬敗來，那山道又窄，兩馬不能并行，四人不能并肩，此時敗軍，逃命得緊，只圖亂竄亂奔，反而將條山道擁塞着，後面唐軍，已似怪蟒一般，緊緊追來，逃命不迭的，都拚命向左右爬山越嶺，那山岩上青苔油油，可憐那裏踏得穩，撲上去的，都好似秋抄落葉，紛紛滾下山澗裏去，密陀智禪看得火噴，不由暗自嗔怒，看見蒲鶯英來到，心裡好生歡喜，暗地了聲道，非怪我妄開殺戒，實在是你們太殘同類了，密陀智禪心裏想着，便將雙手一放，只聽嘩啦啦一聲響，五關上的千斤鉄閘，已憑空掉了下來，蒲鶯英馬快，早已殺入關中，徐羣周霸宋洪，將將躍馬來到，此時，饒你徐羣，在有扒山扛鼎之力，被亂軍擠着也施展不得，何況密陀智禪，還使着妖法，重壓着這千斤鉄閘呢，徐羣猝不及防，叫聲不好，那閘已落了下來，

玉獅帶二三集

合併發售預約

本書初集早已出版，現在二三集已經付印，共計一百回，分訂兩厚册，至金殿封官止，兩集出定價二元，仍提五百部，歡迎閱者減半只收一元，書額無多，預定從速，定年內出書

大明廿七俠

第四十七回 白秋塘畫策排敵黨 劉貴人請限捉俠士

原來當善慶王與白秋塘定計之後，次日一早，便命卜安分起身進京，逕投宮門，由宮門太監，入內報知郭鏞劉瑾兩個奸奄傳遞了王爺書信，去住了客棧，專等回信，過了兩天，宮中來了個小太監，奉劉瑾之命，送了一封信來，說各事均已照辦，卜安分謝了那小太監，卽行算清店賬，回轉大名見王爺，呈上覆書，所以此時善慶王等，專候淮安消息，看官，你道宮中是何情况，龍公又如何情形呢，原來劉郭兩內宦，接了善慶王手扎之後，卽去暗暗奏知劉貴人，劉貴人卽於這日晚間，天子進宮之時，施出他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手段來，在天子面前，似有意似無意的，問那日到宮中遞來的馬青鋒，和大鬧法場的公孫策，可曾捉到麽，隨又說，像這樣大胆的大盜，不從早懲治，恐怕此風一長，將來更要有人鬧出別的大亂子來，也未可知呢，正德天子，聽了這番言詞，便說已命龍寶山查拿，劉貴人乘勢進言道，上不催，下不緊，龍寶山旣能在臣妾府內，向屋上一呼，便將那大盜馬青鋒喚將下來，分明有聯絡，可以無疑，臣妾以爲陛下宜令校尉，到淮安府限催龍寶山交人，拿着馬青鋒公孫策，提解來京，或是就地正法，方好殺一警百，否則盜胆將來更大，殊非國家之福，天子准奏，次日早朝，便頒旨着錦衣校尉，領禁軍百名，到淮安去催龍寶山交人，如過期不繳，可將龍寶山拿解進京，正是

祇因使臣傳聖旨，引出俠義叩金階。

畢竟龍知府繳得出人否，請看下文分解。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第五回 多情女賽過林黛玉 兩博士爭吃花生糖

王洪順急忙翻開簿子，執筆問道，姓甚麽，名叫甚麽，吳仁格道，她姓毛，這姓眞姓得好，與情學大有關係，名叫一非，這名不但高雅，若寫在紙上，且有畫意，王洪順道，且莫批評，年齡呢，吳仁格道，十九歲，她最愛讀紅樓夢，而羨林黛玉的，現住在永興巷，站在樓上，可以望見大觀園，王洪順驚道，成都怎麽也有大觀園，吳格仁笑道，永興巷不是有個大觀園南土售店嗎，說着在皮包內取出一張照片，交與王洪順道，這是她的照片，請我轉交與你的，汪三薪聽見，急走過來，湊在王洪順肩側，同看照片，見一個女子，坐着低頭看書，面貌看不清楚，但身材確是苗條，王洪順把照片翻覆看了一回，交與吳仁格道，這張照片，我不能領受，吳仁格忙問其故，王洪順道，照我們外國規矩，送照片與人，必須在片上簽名，現在這片上無名，何以見得是她送我的呢，說不定是你偸來的，或者不是毛一非女士，吳仁格道，話是不錯，毛女士也知道這層理由，不過照外國法簽字，她這姓名橫寫出來，實在難看，毛字與非字，是不能聯在一起的，汪三薪笑道，我想毛女士，一定是這宗子樣子的人，是原始時代的人，王洪順道，此人旣崇拜林黛玉，何不改名爲林黛玉呢，吳仁格道，此人不但崇拜林黛玉，而且事事還摩倣林黛玉，她的母親已死，父親在外做官，現在是她母舅，照料她的家事，她很有財產，從小就愛讀紅樓夢，想做林黛玉，她的一舉一動，一聲一笑，都學林妹妹呢，

未完